

欲望之渊·残酷之美·温暖之光

——论《榆树下的欲望》之经典意义与美学意蕴

韩传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著名悲剧《榆树下的欲望》,以其深刻的思想蕴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榆树下的欲望》营构了一个巨大的意蕴空间,欲望之渊、残酷之美和温暖之光是这个意蕴空间中三个互动互渗的层面,忽视对其中任何层面的观照,都将对文本的意涵造成一定程度的逃避。

关键词: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经典;欲望;残酷;温暖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1-0047-04

尤金·格莱斯顿·奥尼尔(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先后4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1936年还因其杰出的戏剧贡献和无与伦比的文学才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奥尼尔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他“反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并成为它的良心。”然而,“这位剧作家超越了时空的障碍。作为代表人类良心的诗人,奥尼尔对每个时代的人都具有启示。”^[1]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他的名剧《榆树下的欲望》就是具有这种启示意义的经典之作。

《榆树下的欲望》创作于1924年,是美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悲剧”,被认为是尤金·奥尼尔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先后在美国各地多次上演,后又漂洋过海,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演出,颇受欢迎。但因剧作涉及通奸、乱伦、杀婴等命题,评论界对之历来又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事实上,正是这种价值评判的两难恰恰说明了文本本身寓含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也恰恰是这种矛盾与冲突营构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意义空间。应该说,在世界戏剧史上,《榆树下的欲望》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既有外在的复杂因素参与了经典的生成,更重要的是有着某些本质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这种本质

特征就是“经典性”,所谓“经典性”,即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2]。据此来看,《榆树下的欲望》就是充分具备了这样的“经典性”的文本。最近一些年,《榆树下的欲望》在不断的文本重读过程中其经典意义渐次得到了突显,其深刻的思想蕴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逐渐被人们认识到。该剧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持续的思想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无疑成为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显要表征。

对经典的重读是经典的意义的生成过程,也是对经典的意义的发现过程,这既是经典重读的意义,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既然经典重读具有如此巨大的阐释空间,那么我们面对经典文本时又该如何进入其中并呈现其丰富的艺术世界呢?一般来说,对文本的阐释,往往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还原法,一是文本法,所谓还原法,“即将作品还原入其原生环境中,力图从文本产生的创作主体情况和时代文化背景中去挖掘作者创作的原义,探寻作品对现实的隐喻与针砭意义。”而文本法则“是把作品看作是一个孤立的、自足的文本系统,剔除其与时代、作者等的一切有关的问题,以纯粹文本意义来品评作品。”^[3]相比较而言,前者更侧重社会学意义,后者更注重美学意蕴,针对

收稿日期:2007-11-16

作者简介:韩传喜(1972-),男,安徽霍邱人,安徽宿州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不同的文体两者也各有轩輊,比如,文本法在戏剧研究中就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其它艺术门类相比,戏剧有着自身独特的样式和品性,它具有完成性和未完成性,是非重复性的重复。就演出来看,它是一次性的,终止性的,或者说是非重复性的,每一场演出,因为时空的变换,观众的更替,演员自身表演在不同时空情境下也存在差异和变化,这样就导致了同样一个剧本,任何一场演出都不同于其他的演出。而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却具有未完成性,它是亘古不变的,作为一个艺术世界,不同时代的人们凭借不同的审美经验和思维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样亦会有不同的艺术发现,也就是说,剧本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自足的孤立封闭的艺术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开放的艺术世界,对它的探究永无止境。因此,我们纯粹从文本角度对剧作进行研究就有了重要而独特的意义。笔者在此也尝试采用文本法对《榆树下的欲望》进行解读,此处所言的文本法有两个层面,一是指考察的是剧本而非演出;二是指考察的是文本系统中的作品,进行的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作家的身世等外部的因素不在考察之内。当然,采用文本法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还原法解读不重要,那些注重奥尼尔身世的影响性研究,剖析时代和社会背景与文本的对应关系,探究宗教因素对剧作的渗透等等,都是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的,并将给剧作研究提供一个宽阔的视域,有助于对作家作品进行更为全面的认知。笔者在这里更注重的是剧作作为经典的时空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着力挖掘的是文本超越了时空囿限的独特的美学意蕴,寻绎文本对人类共同、共通的情感体验的书写,即那种“对任何时代都具有启示意义”的本质呈现。

《榆树下的欲望》共三部十二场。故事被置放于1850年新英格兰地区一个榆树环绕的农场里,故事的矛盾冲突围绕对农场所有权的控制和争夺而展开。农庄主人凯勃特是一个极度顽固、粗暴、贪婪、自私的70多岁老人,他的两任妻子均因无休止的奴隶般的劳作而过早地去世,留下的三个儿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农庄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跟这块土地的关系是既爱又恨,既渴望逃避农庄的苦役与束缚,又希冀完全占有农庄并与之融为一体。“农庄在凯勃特家男人们的生活中具有神话般的意义。”^[4]

就既往的研究来看,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

在文本所展现的欲望书写上,这是没有错的,欲望书写的确是文本的着力之处。但是,既然是一个经典之作,其文本就具有了内涵的丰富性,涉及人生、人性、生命以及宇宙天地的诸多复杂问题和观念,这些意蕴层面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才建构了文本的巨大的意义空间。就笔者看来,《榆树下的欲望》审美意蕴空间的建构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构成,即欲望之渊、残酷之美和温暖之光,我们漠视了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将会对文本的意涵造成一定程度的遮蔽。

我们先来看看欲望之渊。《榆树下的欲望》是“一部深刻的根源于物质欲望的情欲悲剧。该剧将人类的物质欲望与情感欲望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人物之间非理性物欲与情欲的精彩博弈。”^[5]欲望是作品中所有人的动作元,物欲、情欲包裹着剧中的每一个人。凯勃特是一个清教徒,他笃信上帝,坚信艰苦创业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在对农庄的建造与守护中度过的,他不惜将自己的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子都作为苦力,并异常担心妻儿把自己的农庄夺走,在他身上,虽然“表现出劳动者的特色”,但是“又有个体经济的狭隘性和原始性。”^[6]西蒙和彼得在占有农庄的欲望成为泡影之后选择了到西部淘金,幸灾乐祸地将生活的苦难留给了弟弟。伊本在两个哥哥走后,幻想自己能独占农庄。老凯勃特又娶回了一个比他小40多岁的女人艾碧,艾碧选择嫁给老凯勃特的唯一理由便是自己能够拥有农庄。艾碧到来之后,伊本、艾碧和凯勃特之间就围绕农庄的所有权展开了矛盾斗争。艾碧和伊本最初只是出于性欲满足的本能而发生了乱伦,但当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之时,他们之间的物欲又转化为了情欲。孩子出生后,为了消解伊本的误解,证明自己爱情的纯洁,艾碧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杀婴情节,历来争议很大,因为性欲只是本能冲动,爱情则是心灵的需要,有人据此认为杀婴凸现了爱情最终战胜了欲望,按照常规思维惯性这样读解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读解至少遮蔽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杀婴仍然是出于欲望——情欲,婴孩代表了未来,牺牲婴孩就是通过牺牲未来留住现在的欢娱,牺牲婴孩的生命就是要留住自身生命的欢娱;二是,没有区分开理性的欲望和非理性的欲望。正如研究者所说,人类与生俱来的“物质欲望”与“情感欲望”是一把双刃剑^[5],欲望是正常的人性需要,人生就是一个欲

望不断满足的过程,正常的、自然的、理性的欲望是人类生活的原始动力,而失去理性的欲望则是灾难与悲剧的源泉。在此意义上看来,欲望始终贯穿在剧作中,贯穿在剧作的每个人物的生命中,他们深深地陷在欲望的深渊中苦苦挣扎,非理性的欲望造成了通奸、乱伦、杀婴与死亡的残酷,而理性的欲望——对爱情的渴盼与追求,又让作品散发出一种温暖之光。

我们再来看看残酷之美。从现实的生存角度来看,残酷带来的无疑是罪恶和痛苦,而从戏剧美学角度来看,这种残酷恰恰呈现的是一种张力之美。在艺术美中,残酷并非与暴力、流血、杀戮、死亡等简单地对应,正如法国戏剧家阿尔托所认为的那样,戏剧中的残酷是“对某种可怖的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必要性的肯定”^{[7]417},在戏剧的力量冲突中,“恶是永恒的法则,而且善的东西乃是一种努力和一种已经加在另一种残酷上的残酷”^{[7]449},残酷就是意识,是被暴露的那种清醒,“没有意识,没有某种应用的意识,也就没有残酷。”而这种意识确实靠某种活动活着,它正是谋杀的意识。“正是意识给予了生活中一切行为活动以它的血色、它的残酷色调,因为大家都明白生命总是某某某的死亡。”^{[7]435-436}《榆树下的欲望》对这种残酷之美有着淋漓尽致的呈现。在欲望的支配下,剧中人都有着极端的性格体系,他们的爱恨都被推向了极端,正是由于这种极端的爱和恨,才有了极端的行为方式:通奸、乱伦、杀婴和死亡。就正常的道德伦理来看,这些显然都是有悖于常理的非常态的情感及情感表现方式,是被推到极至并超出界限的夸张的伦理学的紧张和矛盾,当然也是不可宽恕的,正如德里达和扬克里维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犯下不可补救或者不可避免的罪恶的人才能够请求宽恕,宽恕是宽恕不可宽恕的宽恕,能够被宽恕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恕,正是这种有资格得到宽恕的行为却得不到宽恕的可能,才显示出残酷的意义。这是一种残酷的人生,但作为文学的表现内容,正是这种残酷显示出了一种巨大的张力,突显出一种残酷之美。《榆树下的欲望》的情节似乎并不新鲜,就殉情模式来看,古今中外都有以经由死亡来彰显爱情的叙事传统;就杀子模式来看,有研究者也早就注意到了其与希腊神话《美狄亚》和《希波吕托斯》之间也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榆树下的欲望》亦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造。但是,在模式改造的背后却隐

含了对人的生命形态的更为深刻的洞察与呈现。传统叙事中的殉情大都是以自杀的形式出现,希腊神话中的杀子模式,美狄亚和普洛斯特也曾杀了自己的孩子,但那只是为了报复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榆树下的欲望》则不然,既有自杀亦有杀婴,并且杀婴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寻求一种信任,在现世生存中,爱情是如此的宝贵,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又是如此的艰难,最后想要寻求一种相互信任的确证方式只有通过杀死孩子,只有通过死亡,与传统的叙事相较,这是何等的深刻与残酷呀!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雷雨》时曾有过这样深刻的阐述,“这里,热是炙热,冷是酷冷,爱则大爱,憎则大憎,都推于极端:无所顾忌,无所束缚,不留余地,呈现出生命的无羁与沉酣,显示着生命的力度与强度。同时,爱与憎、热与冷又互相渗透、补充,或者互为表现:爱之极即转化为憎,憎之愈甚,爱之愈烈,爱到彻底,必然骇人。”^[8]这种精辟的论析,同样亦可以作为《榆树下的欲望》残酷之美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

我们最后来看看温暖之光。过去人们在面对《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的强烈的欲望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批判的、否定的态度,对剧作中的通奸、乱伦和杀婴等极端行动进行贬抑。其实,当我们换一种视点来看取,试图给予剧中人以“同情之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剧作在展示人物身上的可憎、可恶的因素的同时,也凸现了他们身上那种可理解的、可同情的因素,在压抑、绝望、残酷之外还有着温暖、希望与救赎。凯勃特在贪婪、自私、冷酷和顽固之外,还有着清教徒的勤劳、节俭、虔诚和直率,他白手起家,在一堆乱石之中建造起一个美丽的农庄,他对农庄和牲畜的迷恋,潜意识里产生永远占有农场并与之融为一体,达到肉体与精神的永恒的念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女主人公艾碧尽管放荡不羁,苦心预谋占有农场,似乎罪不可赦,但她是一个饱经了风霜的女人,孤儿出身,所嫁非人,孩子夭折,走投无路,嫁给了比她大40多岁的凯勃特实属无奈之举,对家的憧憬,对财产的渴求,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对绝望的反抗,这些都是人之常理。所以,当她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的时候,她有理由保护自己,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战,在绝望中杀出一条生路来。这是一部情欲战胜物欲的悲剧性作品,“该剧的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体现出了人类真实至情的力量与力度。”^[5]艾碧嫁给凯勃特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

继承农场这笔财产,她最初与伊本的乱伦也是性欲的满足与占有农庄而实施的计划。然而,艾碧在拼命追求占有农场的过程中,在与伊本的乱伦过程中,突然发现了生命之中还有比农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真诚的爱情,当她陷入对爱情的沉迷与渴盼中时,物质欲望逐渐转变成为了情感欲望,她的心被爱情燃烧着,炙烤着。如果说乱伦是她第一次欲望失控的话,那么对爱情的迷狂让她再次失控,为了得到伊本的真挚的爱情,她奋不顾身,舍弃了农庄,毁弃了孩子,最终使一切都走向了毁灭。从艾碧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痛苦经历的女人寻求生路的艰难,追求爱情不顾一切

的勇往直前,这种书写方式虽然过于残酷,但却呈现了正常欲望的获得只能经由极端的非正常的途径,从而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难能可贵的是,伊本和艾碧都深刻地省悟到自身的罪衍,愿意共同承担他们应得的惩罚,携手赴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寻求精神的救赎和永远的超脱。

《榆树下的欲望》表现出了人类对生命真情的内在需求以及对美好情感的共同渴望,其悲剧力量震撼了人类共通的心灵,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之外,让人们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之光的照耀,启示人们要遵循理性的道德秩序,消除贪欲,求真、向善、爱美。

参考文献:

- [1] [美]弗吉尼亚·弗洛伊金.《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序[M]. 陈良廷,鹿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07.
- [2] 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 中国比较文学,2006(2):44-58.
- [3] 贺仲明. 文本法之于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以《秋夜》为例[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4):69-70.
- [4] 周维培. 现代美国戏剧史(1900-1950)[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77-78.
- [5] 刘志新. 欲望与失控的欲望——排演多媒体情欲悲剧《榆树下的欲望》的导演体会[J]. 剧作家,2007(1):77-78.
- [6] 陈瘦竹. 谈《榆树下的欲望》——兼评柏林教授论述. 见《陈瘦竹戏剧论集》(中)[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1066.
- [7] [法]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张宁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8] 钱理群.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

Abyss of Desire, Beauty of Cruelty and Light of Warmth ——On the Classic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Meaning of *Desire under the Elms*

HAN Chuan-x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esire under the Elms*, a famous tragedy written by Eugene O'Neill, who is the major figure in American drama, has become a classic masterpiece in the world, with its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the remarkable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this work, there is an immense space of meaning constructed by three interacted aspects, abyss of desire, beauty of cruelty and light of warmth. The neglect of any aspect will result in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being shaded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Eugene O'Neill; *Desire under the Elms*; classic; desire; cruelty; warmth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